

水 邊

廢 名 開 元

一 九 四 四 報



飞地屋上

不是想心说看空山雨雨，
 也不是想心看空山谷空音。
 又是一番意中精神。
 依想之字而飞的屋上。——
 屋外一声声清脆的叫唤。
 是鸟。是雀。是风。是雨。
 是空。是地。是屋。是心。
 空家是一群不想心的屋。



開元（沈啓元）先生近影及其詩稿

露上車

朝露

有人比做你是八生

我欲悅你佔有這個情物

這已便是你的一生

嗚呼朝露

水 邊

元 開 · 名 廢



版 初

1944

懷廢名
(代序)

啓
无

印這詩集是一箇紀念，故寫此詩代序。

悟道者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風旛和門前的雪不相干

你留在我案頭的大涅槃經

已經塵封許久了 是的

虛空是一點愛惜的深心

別後的光陰竟似一張白紙
我也搜尋不出一箇形容字

世間沒有非罪的教育

覺就是福

福如果是屬於個人的

日月不熄而化通於萬有

然而黑暗會燒出光明的火
多謝我照常還是一個凡夫

我願隨同衆生而飄流失所
以前我所迷戀的 我也在
無情的冷靜裏淡然忘去

目次

懷廢名(代序)

啓无

飛塵

廢名

I

妝臺

壁

海

摺花

畫

無題

二 四 六 九 三 五

Ⅱ

飛塵

理髮店

街上

街頭

寄之琳

Ⅲ

灯

尾

十二月十九夜

三 三 三

六 三 二 七 三

宇宙의衣裳
喜悅是美

露

開元

【

鏡 露
牌樓
露水船

望 望

天 登 三 吾

贈遠

影

秋夜

II

寄遠

懷辛笛

失題

風

兒童詩

卷 六 六

古 遠 老 合 益

留 布 除 驚 鵲
別 穀 夕 鷺 鵲

冊

三 九 九 九 九

飛
塵

廢
名

妝
臺

因爲夢裡夢見我是個鏡子，
沉在水裡他將也是個鏡子，
一位女郎拾去，
她將放上她的妝臺，
因爲此地是妝臺，
不可有悲哀。



壁

4

病中我輕輕點了我的燈，
彷彿輕輕我掛了我的鏡，
像掛畫屏似的，
我想我將畫一枝一葉之何花？
靜看壁上是我的影。

海

我獨立在池岸，

望那一朶好花，

亭亭玉立

出水妙善！

「我將永不愛海了。」

荷花笑道：

「善男子

花將長在你的海裡。」

摺
花

我學一個「摘華高處賭身輕」
跑到桃花源攀手搯一瓣花兒，
於是我把它一口飲了。
我害怕我將是一個仙人，
大概就跳在水裡溼死了。
明月出來弔我，

我欣喜我還是一個凡人，
此水不現尸首，
一天好月照澈一溪哀意。

畫

嫦娥說，

我未帶粉黛上天，

我不能看見虹，

下雨我也不敢出去玩，

我倒喜歡雨天看世界，

當初我倒沒有打把傘做月亮，

自在聲音顏色中
我催詩人畫一幅畫罷。

無

題

糊糊塗塗的睡了一覺，
把電燈忘了擰，
醒了難得的大醒，
冷清清的屋子夜深的燈。

目下的事情還只有埋頭來睡，

好像看魚兒真要入水
奇怪莊周夢蝴蝶，
又游到了明日的早晨。

飛

塵

不是想說着空山靈雨，
也不是想着虛谷足音，
又是一番意中糟粕，
依然是宇宙的塵土，——
簷外一聲麻雀叫喚，
是的，詩稿請紙灰飛揚了。

虛空是一點愛惜的深心。
宇宙是一顆不損壞的飛塵。

理髮店

理髮匠的胰子沫，
同宇宙不相干，
又好似魚相忘於江湖。
匠人手下的剃刀，
想起人類的理解，
劃得許多痕迹。

牆上下等的無綫電開了，
是靈魂之吐沫。

街
上

詩人心中的巡警指揮汽車南行

出殯人家的馬車馬拉車不走

街上的寂靜古人的詩句蕭蕭馬鳴

木匠的棺材花轎的槓夫路人交談着三天前死去了

認識的人

是很可能的萬一着了火呢

不記得號碼巡警手下的汽車詩人茫然納悶
人類的理智街上都很安心

.....

木匠的棺材花轎的槓夫路人交談着三天前死去了
的認識的人

馬車在走年齡尙青蓬頭淚面豈說着死人的親人
炸彈搬到學生實驗室裡去罷
詩人的心中宇宙的愚蠢

街

頭

行到街頭乃有汽車馳過，
乃有郵筒寂寞。

郵筒 P O

乃記不起汽車的號碼 X，
乃有阿拉伯數字寂寞，
汽車寂寞，

大街寂寞，
人類寂寞。

寄之琳

我說給江南詩人寫一封信去，
乃窺見院子裡一株樹葉的疏影，
他們寫了日午一封信。
我想寫一首詩，
猶如日，猶如月，
猶如午陰，

猶如無邊木葉蕭蕭下，
我的詩情沒有兩個葉子。

燈

深夜讀書，

釋手一本老子道德經之後，

若拋却吉凶悔吝，

相晤一室。

太疏遠莫若拈花一笑了，

有魚之與水，

貓不捕魚，

又記起去年冬夜裡地席上看見一隻小耗子

夜販的叫賣聲又做了宇宙的言語，

又想起一個年青人的詩句

「魚乃水之花。」

燈光好像寫了一首詩，

他寂寞我不讀他。

我笑曰，我敬重你的光明。

我的燈又叫我聽街上敲梆人。

星

滿天的星，

顆顆說是永遠的春花。

東牆上海棠花影，

簇簇說是永遠的秋月。

清晨醒來是冬夜夢中的事了。

昨夜夜半的星，

清潔真如明麗的網，
疏而不失，
春花秋月也都是的，
子非魚安知魚。

十二月十九夜

深夜一枝燈，
若高山流水，
有身外之海。
星之室是鳥林，
是花，是魚，
是天上的夢，

海是夜的鏡子。

思想是一個美人，

是家，

是日，

是月，

是燈，

是爐火，

爐火是牆上的樹影，

是冬夜的聲音。

宇宙の衣裳

燈光裡我看見宇宙的衣裳，
於是我離開一幅面目不去認識它，
我認得是人類的寂寞，
猶之乎「慈母手中綫
遊子身上衣」——
宇宙的衣裳，

你就做一盞燈罷，
做誕生的玩具送給一個小孩子，
且莫說這許多影子。

喜悅是美

夢裡的光明，
我知道這是假的，
因為不是善的。
我努力睜眼，
看見太陽的光線，
我喜悅這是真的，

因為知道是假的，
喜悅是美。

露

開
元

鏡

我有一首詩藏在我的心裏

我輕輕捉一枝筆

我的詩又不在筆裏

我的詩却又無所不在

像一面鏡子似的

露

I

朝露

有人比做你是人生

我欣悅你佔有這個清新

這也便是你的一生

嗚呼朝露

II

露水的人生呀

然而露的光陰

原是在它的夜裏

詩後記：

我曾經寫過露水小詩二章，那時正是梁遇春（秋心）死後，廢名以爲可作此君悼詞。他後來又將秋心遺札裝冊，要我寫跋語，我亦曾提出此意。這第一章給人間世登載過，後一章沒有發表，現在合併錄出。光陰一句當時與廢兄頗費商酌，欣慨交心，而今良朋星散，詩壇冷寂，如何可言。

牌
樓

我也愛這個古城

我愛這個古城裏的顏色

我愛這古城正好不是一個雨的城

這裏的風塵正好有它的虹

我愛看長街上的牌樓

風自蕭條

人自紛紛

一朝而我看得我的牌樓偏有風塵相
於是我說我將不願再看我的牌樓了
西方的遠山遠遠的爲我落一個顏色

露水船

我喜歡我有一隻小小的船

我辛苦的叫它做露水船

於是我便去飄海

我愛一個風雨數歸舟

海水又正好有它自己的濤呢

愛海的人總是這麼說

我打一把傘當做我的帆

我將隨海水流入無何有之鄉罷

嫦娥說海上是沒有風雨的

我催嫦娥畫一個虹

贈

遠

我臥看老槐落下滿院的影子

真得一個午陰嘉樹清圓

我試畫一幅畫罷

仿佛我只是蘸着墨水

淡淡的在壁上抹幾條痕

我輕輕自己歎道

我畫我的樹長春

說是持此將贈給那遠方遊子的
我哀於我也不是這里的主人

影

無邊絲雨之中

我愛聽百草如訴

一庭秋月之下

我愛看萬花如笑

我欲夢中傳彩筆

畫他無量數的顏色

我將輕輕立在我的畫前
看見一切我所喜歡的影子

秋
夜

秋夜雨

灑在深更

我輕輕滅了燈獨坐靜聽

我看不見天上的雨絲

也看不見葉上的雨點

萬花如笑

我常常懷着這個夜景

我愛我的雨聲

也捨不得這無量數的顏色

我是學一個畫家

永遠寶愛我這一幅莊嚴的圖畫

可憐人在月明之下

寄
遠

送歸人記一路行色

青青河畔草

你終於回到江南去了

陽春是宇宙的紈袴

素衣乃有山河之異

你們再來是什麼時候

浮雲似的人情

流水裏催他老了

我寧愛這不下雨而開花的地方

我寧愛這不下雨而開花的日子

懷
辛
笛

在風塵裏老了的燕子

風塵裏也消失他的虹

出門都是陌生人

遊子的心醉了

爲什麼天涯總是夢中行呢

我恍惚這個古城裏乃有我的家

別讓遠方的朋友再担心我的足跡

這裏是沒有什麼水的

碧天如水

江南的波上晚風

你常常說是我愛水的

這裡却有着故鄉的白雲

新近我又很有一個愛山的情意了

我會憑着白雲傳語的

詩後記：

此亦舊作，本無題目，而今題上懷辛笛三字，實以表示我對於這位青年詩人一番懷念之意。辛笛未去英國之前，曾經和我同住在東城一個廟

裏。他甚喜詩，亦時時自己寫詩，深更得句，小院低吟，這情景仿佛就在目前。記得他的珠貝集有好些詩都是在那里寫得的。我平日不怎麼寫詩，偶愛閒靜，對此古城，長懷留戀。曾有幾首詩寫我之愛好，辛笛讀之喜悅，有些句子却常被提起的，「我也愛這個古城，我愛這古城正好不是一個雨的城，這裏的風塵正好有他的虹。」凡在這古城耐久的人，殆亦同此顏色之感歎。

辛笛去愛丁堡已經兩年多了，異國鄉愁，不免也如勃朗寧在四月的意大利還懷有歸歎之嘆。不過這一片古城景色，在辛笛夢憶裏的，總依然保持那原有的面貌，自謂經過舊不迷，安知峯壑今來變。去年秋間，辛笛來信問起居，會報以短簡云，「我還住在這個古城裏度我暗淡的日子。」屈指不通消息，又是一年，頃偶檢閱辛笛初從愛丁堡寄示書札及詩，詩題名「相失」，真不禁有相失之感。安得常有我故鄉的白雲，遙遙傳

語。 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附記

失
題

流水上會有夢的光陰嗎

我輕輕問我的燈

燈說夜是永恆的獨住

桃花偷染了一溪哀怨

於是我去問月

月正沐浴於無盡的海

於是我替小孩子畫一個世界
我喜悅人間的夢是光明的影

風

風有什麼不自由呢
輕輕來到我的窗下
燈獨立如鷺之靜
夜是沒有憂愁的
明明如月隱而不見
荷葉夢

悠悠有雲的飄動

露的光陰將無哀意

我推窗放出燈光一望

風又吹過小橋那邊去了

兒童詩

夜深我聽見隣家的孩子在睡夢裏哭

溫州的乳娘大聲唱着催眠歌

歌聲是悵鬱的，異鄉人的哀咽

我們的孩子已輕輕地睡着了

燈影下妻在靜靜的織毛衣

於是我遠遠又聽到柝聲

不知在初冬的那一條胡同裏
今夜又起了大風
多情的敲柝人走過家家的門
天上冷冷的只有幾顆寒星
街頭搖曳着灰暗的身影
該是回去的時候了罷
孩子們睡了沒有
多情的敲柝人

春夜小巷子裏有彈三絃子的
青布衫牽着家家小兒女的夢
絃聲越走越遠了
孩子們的眼睛也漸漸朦朧了
燈下捉一枝筆
畫一個彈三絃子的
無奈紙上沒有聲音
老是放到耳朵邊

鷓鴣

天上沒有鷄鳴犬吠

星河也要黯淡了

喜鵲兒架橋忙什麼

一夕脫盡了毛羽

河漢清且淺

可無風浪的憂患

喜鵲兒不必回人間
世上難得再有你們的梁梁了

詩後記：

這首詩寫給一位青年朋友看，第四句原作乃一夕而皆覓，他覺得未免太文，勸我改作。私意原想利用一個現成的故事，這第四句雖然寫得鶻突，却亦意難割捨，詩的晦澀，恐怕也就在這里了。爾雅翼卷十三鵲云，涉秋七日，首無故皆覓，相傳以爲是日河鼓與織女會於漢東，役烏鵲爲梁以渡，故毛皆脫去。又覽庾肩吾七夕詩云，倩語雕陵鵲，填河未可飛，則庾君似已先用此事矣。

年來不怎麼寫詩，這首鵲是最近寫的，不無有所感慨。古人詩詞之

前，往往喜爲小序，周介存論詞謂白石小序甚可觀，苦與詞複，若序其緣起，不犯詞境，斯爲兩美。我每於詩後，好寫小文，似又與小序不同，或者只能算做後記。實際此亦正是一種注脚，可以拏來和詩意發明。

古人大約很少爲自家詩下注解的，愚意新詩裏面未嘗不可以容納，須視有無必要的時候，如能得詩外之意，而文復雅淨可誦，則亦可喜耳。

從前廢名道兄常過小齋論詩，記秋夜會爲誦庾子山詩句，天漢看珠蚌，星橋視桂花，歎爲妙作。覺得我們新詩裏面應更有許多東西可寫，當時我戲言，我將寫一首七夕新詩看看，今廢兄遠歸黃梅已三年。鵲詩一時未必見到，唯願吾友隱居平安，他日相逢，再得印可也。

二十九年八月於北京西城

鷺

獨立水上的鷺

微波裏愛惜自己的影子

輕輕地傾聽於雨的脚步

紅藕花遠遠飄來雲的裙衣

低低的五色夢鋪在藍天

多謝世情

大隱隱於市

白羽乃靈魂的安靜

於是我想到了荷葉上的露珠

我低首在大自然的·面前

我讀一篇無字之書

除
夕

——紀念我的元旦

詩人如果是流離之子

請爲世人唱哀歌

中年的光陰寸寸是憂患

今天我是晚間的來客

願有一個孤獨的安息

因爲倦於明朝的行旅

在這黯然的燈光下
我從頭溫習自己的書卷

布

穀

布穀 布穀

春天已經不在這里了

你爲誰而呼喚

山林報我以空虛

我寧願擔荷人間的憂鬱

如果歌唱是勤苦的歡悅

請爲勞人去歌唱罷

勞人是以天籟爲安慰的

大自然是豪華的浪費

有許多生命供其游戲

人生只有一次的生命

這藐微而可哀惜的

也就是惟一的經濟

誰能渴不飲

誰能飢不食

這末世真成孤注之一擲

布穀 布穀

春天已經不在這里了

夜還是一樣的沉靜

風也一樣的柔和

暫時咽住你的聲音

請聽聽這大地上

吾民的悲愴

附記：

深夜乞食者喚聲悽楚，與遠處布穀鳥悲鳴呼應，感念時事，不能成寐，遂寫此詩，時維六月，我在北京。

留
別

日比谷花園裏的菊正開
遠行客偷來片時的秋意
歸去的詩人若是倦鳥投林
請爲現世界歌咏一片天趣
明朝我將會見我所想見的
而是不相識的朋友

深夜我寫下我的紀念詩句

有口不能言

有耳不能聽

仿佛我是一個孤獨的旅人

然而我眼睛裏看見的

是你們一腔狂熱的感情

八百萬人海的東京市

滿街遑遑如浮蟻

你們的精神將永久是年青的罷

大氣壓之下
安放著可愛的幽靜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二十日發行



詩集
水邊

著者 開 廠 元 名

發行兼 印刷者 祝 握 元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印刷所 新 民 印 書 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發行所 新 民 印 書 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電話西局二一三〇

定價 五圓

82
(102-42)
17

[Handwritten scribble]

[Handwritten scribble]

[Large handwritten scribble]

CP